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五十四回 平遼王建造王府 射怪獸誤傷嬰兒

詩曰：紫蟒金冠爵祿尊，夫人節操等松筠。
甘將冰雪嘗清苦，天賜恩榮晚景聲。

那仁貴開言道：「原來就是薛禮。他與我同輩中好友，一同投軍。他在海外徵東，在張大老爺帳下，充當一名火頭軍。今聖上班師回朝少不得就要回家。我聞大娘十多年在寨中淒涼，怎生過得日子？我有黃金十錠，送與大娘請收好了。」金花一聽此言，大怒說：「狗匹夫，你好大膽，將金調戲。我男人十分利害，打死你這狗匹夫才好，休得胡言，快走出去。」仁貴看見小姐發怒，只是嘻嘻的笑道：「大娘不必發怒。」金蓮也使喝一聲：「叫你不去不肯去，哥哥回來，怎肯乾體！」顧氏乳娘看見仁貴舉止端莊，出言吐語，依稀聲音，像當年薛禮無二，便上前叫聲：「小姐，不要動氣，待我問他。」

說：「尊官，你悉知薛官人怎麼樣了，不要糊糊塗塗，說個明白。」仁貴聽了乳母問他之言，欲待說明，這一雙男女從何而來？莫不是寨中與人苟合生出來，也要問個明白；若不說明，夫人十多年苦楚，叫我那裡放心得下。我今特地來訪，難道不說明不成，待我將平遼王三字隱藏，明白一雙男女，果然不妙，我一劍分為兩段，算計已定，開言說：「娘子，卑人就是薛禮，與你同床共枕，就不認得了？」金花聞言，氣得滿面通紅說：「狗匹夫，尤其可惡，一發了不得。女兒，等哥哥回來，打這匹夫。」乳母說：「小姐且住發怒，待我再問個明白。尊官，你把往年之事細細講明，不要小官回來鬥氣。」

仁貴說：「我自從到府做小工，蒙小姐見我寒冷，相贈紅衣，不道被岳父知道，累及小姐，虧岳母救了，在古廟殿中相遇，蒙乳母攙掇，馱回在破寨中成親，虧了恩兄王茂生夫妻照管，天天在丁山腳下射雁度日，蒙周青賢弟相邀，同去投軍，在總兵張大老爺帳下月字號內，做了一名火頭軍。今班師回來，與娘子相會。」說了一遍，金花說：「我官人左膊上有硃砂記的，有了方信是薛禮。」薛禮脫下衣服，果然硃砂記。金花方信是實，一些也不差，抱頭大哭，叫女過來，也拜了父親。金花叫聲：「官人，你今日才曉得你妻子之苦，指望你出去尋得一官半職回來，也與父母爭氣，也表你妻子安享。」

如今做了火頭軍回來，不如前年不去投軍，在家射雁，也過得日子。也罷，如今靠了孩兒射雁，你原到外邊做些事業做做，幫助孩兒過了日子罷。」仁貴聽了叫聲：「娘子，我出門之後，並無兒女，今日回來，又有甚麼男女，還一個明白。」金花說：「官人，你去投軍之後，我身懷六甲，不上半年，生下一雙男女，孩兒取名丁山，女兒取名金蓮，都有十分本事，與你少年一般。孩兒出去射雁，不久就回。見了他十分歡喜。」仁貴說：「不好了，不要方才射死的小廝，就是孩兒。待我再問一聲：「娘子，孩兒身上怎樣長短，如何說與我知道。」」金花道：「孩兒身長五尺，面如滿月，鼻直口方，身穿青布襖，青布褲兒。」仁貴說：「壞了，壞了！」雙足亂喘說：「娘子，不好了，方才來訪娘子，丁山腳下果見一個小廝射開口雁，不想蘆林之中，跳出一個怪物，正要把孩兒擒吞，我見了要救他，被我一箭射死，倏然不見，卻誤射死了孩兒，如今悔也遲也。」金花一聽此言，大哭說道：「冤家，你不回來也罷，今日回來，到把我孩兒射死，我與你拼了命罷。」一頭大哭，一面亂撞。金蓮叫聲：「爹爹，哥哥射死，屍骸也要埋葬。」仁貴說：「那屍首被虎啣去了，叫我那裡去尋。」金花母女尤其大哭。仁貴見了，也落了幾點眼淚。上前叫一聲：「夫人、女兒，不必啼哭，孩兒無福，現現成一個爵爺送脫了。」金花聽了說：「呸！在此做夢，人貧志短，一名火頭軍妻子，做了夫人，正軍妻子做王后？」仁貴道：「夫人不信，如今絳州起造王府，是那個？」金花道：「這是朝廷有功之臣。」仁貴叫聲：「夫人，你道王爺姓甚麼？」「聞得王家伯伯說姓薛，名字不曉得。」仁貴道：「卻又來，我同尉遲老將軍，跨海徵東，海難救駕，早定東遼，班師回來，皇上恩封平遼王，在山西住紮，管五府六州一百零三縣地方，都是下官執掌，一應文武官員，先斬後奏。如今訪過了夫人，接到王府中，受享榮華富貴，不想孩兒死了，豈不是他無福，消受不起？目下府州官公子也要有福承受，況我一介藩王的世子，不是他無福麼？夫人哭也無益。」金花一聽此言，心中一悲一喜，悲的是孩子死了，喜的是丈夫做了王位。便回嗔作喜，開口問道：「你做了平遼王，可有什麼憑據，莫非射死孩兒，巧將此言哄騙我們？」仁貴道：「夫人，你果然不信，還你一個憑據。」便向身邊取出五十兩重一顆黃金印，放在桌上，說聲：「夫人，還是騙你不騙你？」金花看見黃金寶印，方信是真，叫聲：「相公，你果然做了藩王，不差的麼？」仁貴說：「金印在此，決不哄夫人。」金花嘻嘻笑道：「謝天地，我這樣一個身上，怎好進王府做夫人？」仁貴說：「夫人不必心焦，到明日自到魯國公程老千歲，同著文武官員來接。但不知我出門之後，岳父家中有信息麼？」夫人說：「呀，相公。家中只有我父親，道我真死，母親、兄嫂放走我的，不曉得住在寨中，十餘年沒有音信，如今不知我爹爹、母親怎樣了。」仁貴點點頭說：「夫人，你這一十三年怎生過了日子？」金花說：「相公不問猶可，若問你妻子，苦不可言。虧了乳母相依，千虧萬虧，虧了王家伯伯夫妻，不時照管，所以撫長了兒女一十三年。」仁貴說：「進衙門少不得要接恩哥、恩嫂過去，報他救命之恩，一同受享榮華，還要封他官職。夫人，如今原到岳父家中去，他有百萬家財，高堂大廈，魯國公到來，也有些體面。若住在破寨裡面，怎好來接夫人，豈非有玷王府，笑殺絳州百姓。下官先回絳州，夫人作速到岳丈家中，去等程老千歲來接，就是恩哥恩嫂，不日差官相迎，我要去到任要緊，就此別去。」夫人說：「相公，我與你遠隔十多年，相會不多時，怎麼就要去了？」仁貴道：「夫人，進了王府，少不得還要細談衷曲。」依依不捨，出了寨門，到了山岡，上了馬，看了山腳下，想起兒子，好不傷心。幾次回頭，不忍別去。說也罷，長歎一聲，竟望絳州而去，此話不表。

單講金花小姐看見丈夫去後，母女雙雙曉得仁貴做了王位，不勝之喜。

便對乳母說：「方才相公叫我到父母家中去，好待程千歲來接，這寨中果然不便，但回到家中，父母不肯收留，將如之何？」乳母說：「小姐放心，這都在我身上。同了王家伯伯前去，對員外說小姐不死，說了薛官人如今他徵東有功，做了平遼王位，那怕員外不認？況且院君、大爺、大娘，都知道叫我同小姐逃走的，只不曉得住在寨中，只要院君、大爺對員外講明白，定然相留。」金花說：「乳母言之有理。就去請王家伯伯到來，一同去說。」乳母依言，報與王茂生。那王茂生聞言薛仁貴做了王位，滿心大悅，對毛氏大娘說知：「不在我結義一番，救了他性命，如今這樁買賣做著了。」毛氏大娘說知：「看薛官人面上官星現發，後來必定大發。」茂生說：「不必多言，快快同去。」夫妻二人茫茫然來到破寨中，說：「弟媳恭喜，兄弟做了大大的官，帶累我王茂生也有光彩。」金花將仁貴來訪之事，說了一遍：「還要報答大恩，不日差官來請，相煩伯伯同乳母到我家中報知消息，好待來接。」

王茂生滿口應承，口稱當得，便同了乳母，來到柳員外家中報喜，此言慢表。

再講那柳員外那年逼死了女兒，院君日日吵鬧，柳大洪與田氏相勸不休，那員外到有悔過之心。這一日乳母同王茂生到來報喜，員外難尋頭路，茫然不曉。那番柳大洪說起：「妹子不死。當初做成圈套，瞞過爹爹，放走妹子逃生的。今日乳母、王茂生所說，薛仁貴做了大官，要接妹子回家，好待明日魯國公來接妹子到任。爹爹，如今事不宜遲，做速整備，差人去接妹子到來，等候程千歲相迎。」柳員外說：「到底怎麼，講得不明不白，叫我滿腹疑心。」柳大洪說：「爹爹不知，向年薛禮在我家做小工，妹子見他身寒冷，要將衣服賞他，不想暗中錯拿了紅衣，被爹爹得知，要處死妹子。孩兒同母親放走，至今十有餘年，不知下落。今乳母回來報喜，果有其事。」員外聽言說：「此事何不早講，直到今日，我到受了你母親幾年吵鬧。既是你們放走，後來我氣平之時，早該差人尋取，到家安享，卻使他在寨中受這多年的苦。」叫聲：「乳母，你同我進去見了院君，羞他一羞。」說罷，同乳母進內，叫聲：「院君，你做得好事，把老漢瞞得猶如鐵桶一般。」哈哈大笑。

院君見了，又好笑又好氣，吵聲：「老殺才，還我女兒來。」員外說：「乳娘，你去對院君細細講明，我有心事，要去外邊料理。沒有工夫與他講。」

就把十個指頭輪算，這件缺不得，那件少不得。不表員外之事，再言院君對乳娘說：「這老殺才在那裡說什麼鬼話？」乳娘說：「有個緣故，待老身對院君說。」院君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你自從那日同小姐出門之後，十有餘年，到底怎麼樣了，快說與我知道。」乳娘說：「自從出門，走到古廟，遇著了薛禮，同到破寨中成親，不一年薛禮出去投軍，救駕有功，封本省平遼王。昨日來訪，說明此事，寨中不便迎接，明日要到員外家中。護國一品太夫人，為此員外在此喜歡。」院君聽了滿心喜歡。對員外說：「如今打點先去接女兒回家，明日好待程千歲到來迎請。」員外說：「我多曉得。」吩咐莊客掛紅結彩，端正轎子二乘，差了丫環、婦女、家人們先去，接了小姐回來。筵席要豐盛，合族都請到，嫁妝要端正。女兒一到，明日等老程千歲，忙得不得了。乳娘同茂生先去報知小姐，然後接迎家人婦女數十名，兩乘大轎，來到寨前。小姐曉得乳娘先來報知，與女兒打扮，忽聽得一班婦女來到，取出許多新鮮衣服送與金花，說：「奉員外、院君之命來接小姐。」金花大喜，打扮停當，然後上轎，回轉家中。見了父母，談說十餘年之苦。院君聽了，心中不忍，反是大哭，員外在旁相勸。當夜設酒款待女兒，自有一番細說，不必細表。

再講仁貴離了寨中，一路下來，來到絳州，進了城門，不知王府造在那裡，待我問一聲。上前見一錢莊，問一聲道：「店官，借問一聲，如今平遼王府造在那裡？」那店官抬頭一看，見馬上軍官十分軒昂，相貌不凡，忙拱手說：「不敢，那裡直過東下北就是。」仁貴說：「多謝。」果然不多路，來到轅門，好不威勢：上馬牌、下馬牌、馬台、將台、鼓亭、東轅門、西轅門，巡風把路，朝房、節度司房、府縣房、奏事房、簡房。仁貴把馬扣住，下了馬，將馬拴在轅門上，那巡風一見，兜頭一喝：「把你這瞎眼的，這裡什麼所在，擅敢將你祖宗拴在這裡。好一個大膽的狗才，還不拴在別處去，不要著老爹嗔怪！」仁貴道：「不要嚕嘛，我是長安下來，要見程老千歲的。快些通報，前來接我。」巡風聽了，對旗牌說：「我們不要給他說。聽得平遼王不日來到，莫不是私行走馬上任，也未可知。」旗牌說：「說得不錯。」

對巡風說：「不要被他走了，連累我們。程千歲性子不好，不是好惹的。」

巡風道：「曉得的，不必費心。」那旗牌來到裡面對著中軍說知，中軍忙到銀鑾殿報與程千歲。那道那程咬金正坐在殿上，低頭在那裡算鬼帳，造了王府開銷之後，只好落銀一萬，安衙傢伙等項，只落得五千兩頭，儀門內外中軍、旗牌官、傳宣官、千把總、巡風把路、各房書吏上了名字，送來禮儀不上三千頭，共二萬之數。我想這個差事可以摸得三萬，如今共止有一萬八千，還少一萬二千，再無別人湊數。正在亂鬱鬱，聽得中軍跪下報說：「啟老千歲，外面有一人，說長安來的，要老千歲出去迎接。」程咬金不提防的倒弄得心裡一跳，這一邊說：「呔！死狗才，長安下來的與我什麼相干，要本藩出去迎接，倘長安下來的官，難道我去跪迎，放屁！叫他進來見我，待我問他。倘有假冒，不要難為你們。」那中軍不敢回言，諾諾連聲而退。對巡風說：「叫他進去。」巡風見了仁貴說：「程老千歲喚你進去，須要小心。」

仁貴想：「這怪他不得，他是前輩老先生，怎麼要他出來接我，自然待我進去見他。」便說：「你們這班人看好了我的馬，廝見過了程老千歲就出來的。」

巡風聽了他言語好個大模樣，看他進去見了程千歲怎生發落，此話不表。

再講薛仁貴走到銀鑾殿，見了程咬金，叫聲：「程老先生辛苦了。」程咬金抬頭一看，見了仁貴，立起身來說：「平遼公，老夫失迎了。」仁貴道：「不敢。」上前見禮，賓主坐下，說：「老千歲督工監造，晚姪兒未曾相謝，今日走馬到任，望恕不告之罪。」咬金說：「老夫奉旨督造，倘有不到之處，還要平遼公照顧。今日到任，應該差人報知，好待周備衙迎接才是。今日不知駕臨，有罪，有罪。」仁貴說：「老千歲說那裡話來，晚姪有件心事要煩老千歲說明。」咬金聽了「心事」兩字，便立起身來，同仁貴往後殿書房中去講話了。嚇得外面這些各官等都說：「我等該死，今日王爺走馬到任，方才言語之中得罪了他，便怎麼處？」旗牌道：「想起來也不妨事的。自古道不知不罪，若王爺不問便罷了，若有風聲，求程千歲，只要多用幾兩銀子，這老頭兒最要錢的。」眾人都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少表眾效用官員說話。再言文武各官都知道了，行台、節度司、提督、總兵以下文武官員差人在那裡打聽。聽得此言，飛報去了。次日清晨，都在轅門外侍候。聽得三吹三打，三聲炮響，大開轅門，薛爺吩咐文武官回衙理事，各守汛地。下邊一聲答應退出。少時傳出一令來，著軍士們候程千歲到柳家莊接護國夫人。傳令已出，外面都知道，文武官員不敢散去。只聽炮響，裡面魯國公程千歲果然八抬大轎，前呼後護出來。外面備齊了全副執事，半朝鑾駕，五百軍士，護送薛爺家眷親至轅門。府縣官不得不隨在後面，好不威勢。百姓觀者如堵，三三兩兩說：「王爺就是本地人，做本地官，古今罕見。」少表百姓評論，再講程千歲來到柳家莊，把兵馬扎住，三聲大炮，驚動了柳員外，鼓樂喧天，同兒子大洪出來迎接。那些文武各官俱在牆門外跪候。正是：寒梅歷盡雪霜苦，一到春來滿樹香。